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
医
大
师
临
床
研
究

李今庸
读古医书札记

李今庸
著



科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
医
大
师
临
床
研
究

李今庸读古医书札记

李今庸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李今庸读古医书札记》主要收录了我国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李今庸教授历年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关于古典医籍和古典文献的考释、考义、揭疑、析疑类文章。其涉及的典籍文献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甲乙经》、《太素》、《伤寒论》、《金匮要略》、《马王堆汉墓医书》、《史记》等典籍和史书中的有关医学资料。从内容中能够体会到作者在校勤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领域里的深厚渊源和研究功底。

本书可作为从事中医学及国学等研究者的重要参考用书和借鉴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今庸读古医书札记/李今庸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2
(国医大师临床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03-043393-0

I. 李… II. 李… III. 中国医药学-古籍研究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1070 号

责任编辑: 刘 亚 郭海燕 / 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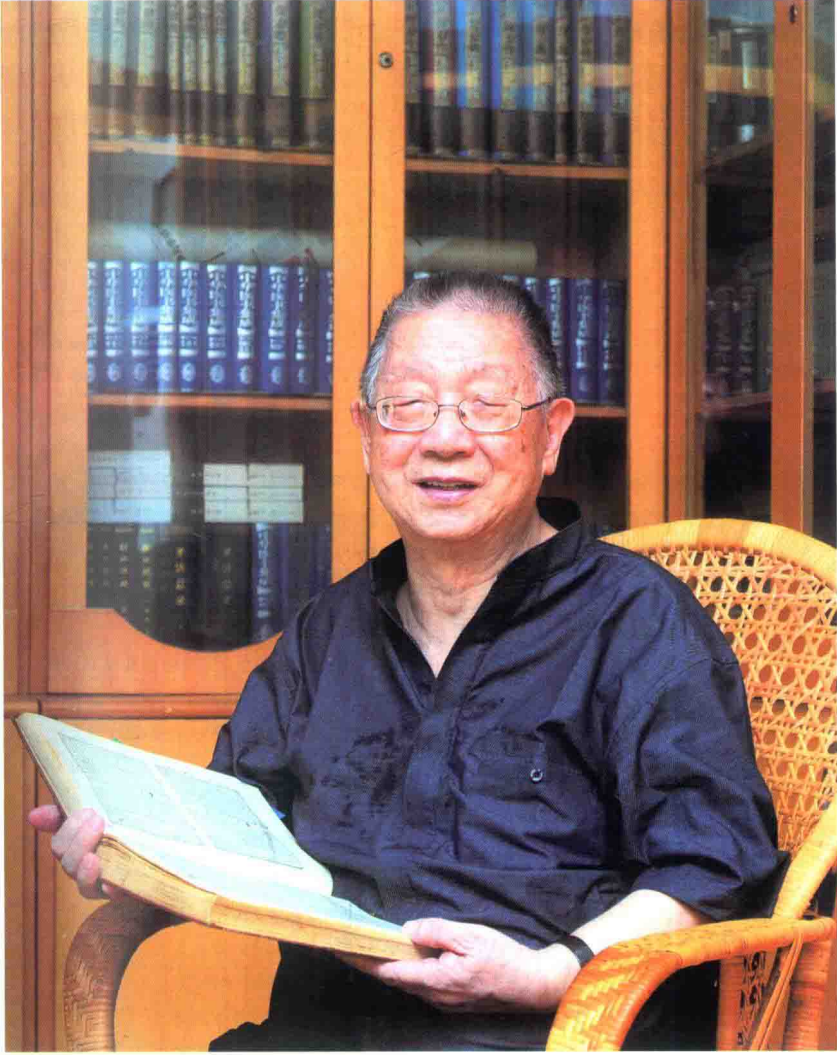
2015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字数: 266 000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医大师李今庸教授

書，善讀之
可以匡愚。

李今庸錄

壬辰仲夏
李今庸

李今庸教授題字

前 言

李今庸教授，男，1925年生，湖北枣阳市人。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本草》编辑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顾问、终身理事；全国李时珍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第五、第六、第七届常务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湖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第二、第三届副理事长等职务。现任湖北中医药大学资深教授，并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新中医》、《中医药学刊》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全国李时珍学术研究会名誉主委，全国类风湿关节炎医疗中心网络及协作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央文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医藏》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中华中医学学会颁发的“国医楷模”奖，2002年获“中医药学术最高成就奖”，2006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先后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等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四次，并都集体受到了党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李今庸教授先后在各地中医刊物和有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和刊印的学术专著有《读医心得》、《读古医书随笔》、《金匱要略讲解》、《金匱要略讲稿》、《内经选读》、《黄帝内经索引》、《新编黄帝内经纲目》、《中医辩证法简论》、《湖北医学史稿》、《奇治外用方》、《论中医药学发展方向》、《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李今庸》、《古医书研究》、《舌耕馀话》、《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中华自然疗法图解》、《古籍录语》、《中医药文化有关资料选编》第1~5编、《文字教育·中医药文化有关资料选编》等20多部。

其中，《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李今庸》、《古医书研究》、《舌耕馀话》、《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系年过80岁以后出版的独撰专著（另有待版的集数十年心血的学术专著《金匱要略研究》和《黄帝内经研究》两部）。表明李今庸教授在75岁以后仍然勤奋不已，耕读不辍，这在我国老一辈中医药专家里是极其少有的。

李今庸教授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中医古籍研究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李今庸教授就步入了一条漫长、崎岖而又艰辛的治学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上下求索了大半个世纪，几乎尽毕生之力。其涉足广泛，除研究整理中医经典著作外，还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千金方》、《脉经》，乃至《庄子》、《淮南子》中的医药资料文献，成就斐然，他的代表著作《古医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他在中医文献学上创立了以治经法研究和整理古典医学著作，以及运用归类研究整理方法来发掘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从而为文献学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一套极具实用价值的新方法。

1. 阅读校勘、训诂法

读书是治学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但由于古医籍年代久远，理论深邃，文义古奥，晦涩难懂，错简讹误难免，因此，读古医书又必须从字、词、句入手。首先，明确字、词、句的正误，避免以讹传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并运用校勘学、训诂学等方法，比较鉴别，判断正误；其次，还要借助古辞书及古今各家注释，并结合临床实践深入研究，方能读破万卷书，解千古之谜团。李今庸教授正是通过大量阅读分析，并综合运用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方言学、历史学、文献学和历代避讳知识，对古典医籍中大量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这条道路上艰辛地攀登不息，笔耕不止。正如李今庸教授所言：“我在长时间从事中医学学术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中医古典著作在中医学里的重要地位；深刻地体会到在继承、整理、发扬中医学的今天，研究中医古典著作的必要性；深刻体会到在研究中医古典著作中运用考据学的知识和方法的实际意义。多年来，我在阅读中医古典著作时，每遇疑难处，则记录之，进而研究之考证之，心中晰然，则笔之以为文而系统阐述之。”他对古医书中有问题的语言文字、医学内容，采取多者刈之，脱者补之，隐者彰之，错者正之，难者考之，疑者存之的方法，细心疏爬研究。他治学态度严谨，一言之取舍必有据，一说之弃留必合于理。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在重点研究《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金匱要略》、《伤寒论》的基础上，还研究了《太素》、《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肘后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以及包括《庄子》、《淮南子》、《史记》、《尔雅》在内的周秦汉典籍中的有关医药学资料等共计24余种古书。在他的代表作《古医书研究》中，考证所引用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书籍，其书名达257种，篇数近500篇。简单的分类为：医学类75种，子类19种，经类16种，史类79种，典籍50种，杂记约18种。如子类就有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孔子、孟子、列子、管子、商子、文子、鬼谷子、韩非子、抱朴子、尸子、华子、淮南子等。经类有《大洞经》、《山海经》、《太玄经》、《茶经》、《孝经》、《内经》、《难经》、《华氏中藏经》、《苏颂图经》、《嵩山太无先生气经》、《十三经注疏》等。史类有《尚书》、《史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吕氏春秋》、《汉书》、《后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战国策》、《国语》等。赋有《洞箫赋》、《甘泉赋》、《宋玉神女赋》、《张平子东京赋》等。诗有《诗经》。词有《词诠》。歌有《楚歌》等。仅书中有关字词典就有《广韵》、《集韵》、《韵英》、《广雅》、《尔雅》、《通雅》、《骈雅》、《广雅疏正》、《小尔雅》、《玉篇》、《类篇》、《说文解字》、《说文通定声》、《说文解字注》、《说文释例》、《说文解字笺识》、《联绵字典》、《一切经音义》、《金文大辞典》、《辞源》、《文字蒙求》、《急救篇》、《通俗文》、《古文字学》等多过50种。

在257种书籍中，有些书籍的内容在书中亦多次出现，反复被引用。如《黄帝内经》在书中出现约202次。《素问》出现有76篇，《灵枢》出现有60篇，两者相加达136篇，占总篇数的85%。《吕氏春秋》见有19篇，《汉书》21篇，《史记》13篇，《国语》7种语篇，《淮南子》14训篇等。在书中出现的《说文》一书的偏旁部首高达92个。

具体研究内容，比如：《黄帝内经》中的“病名曰疝瘕、一名曰蠱”、“尻阴股膝髀膈脘足皆痛”、“所谓甚则跃者”；《金匱要略》中的“其脉如蛇”、“身体魁羸”、“酸削不能行”、“若发则白汗出”、“阳前通，阴前通”、“邪哭，阴气衰者为癡，阳气衰者为狂”；《伤寒论》中的“日暝”、“必额上陷脉紧急”、“却治其厥”；《八十一难经》中的：“善潔”、“其病四肢满闭淋”；《难经》中的“成书年代考”；《针灸甲乙经》中的如：“痲痺筋挛”、“阳气绝则暝、阴气绝则眠”，《神农本草经》中的“成书年代考”、“苦菜”、“彼子”；《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蜂，分等，麝芮，毒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数膈”、“胫瘦”；《五十二病方》中的“罢合”、“般服零，最取大者”；等。

例如“齟齬”之“齟”字，李今庸教授考证在《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中，为鼻塞之意，而在其余诸篇，则应训“齟”为“鼻”。如《素问·金匱真言论》：“故春善病齟齬……故冬不按跷，春不齟齬。”有王冰、吴崑等，注鼻出水为“齟”，又有解为“鼻塞”者。以鼻出水而论，则鼻既出血，又出水，不知为何病，显然与《金匱真言论》等篇所述病情不符。若是“鼻塞”则鼻塞者，未必齟；而齟者，未必鼻塞，亦与医理不合。李今庸教授据医理，结合文字考据学知识，训此“齟”字为鼻，则一部《内经》诸多“齟齬”，均迎刃而解。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肝者，罢极之本”中的“罢极”，各家注释或有错误，或义近而文理未详，李今庸教授以充分证据，训此二字，为“耐受疲劳”，读来令人信服。如关于《内经》“忧恚无言”考义，李今庸教授文：《灵枢·忧恚无言第六十九》这一篇，篇名题曰“忧恚无言”，而一般说来，“无言”者，犹“失语”也。然此篇中内容却未见有“类似失语病证”之记述，是此文之“无言”，非谓“不能言语”之“失语”矣。然则其文究若何耶？考《说文·音部》说：“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从言含一。”此文“言”字乃“音”字省去所含之“一”，故其当读为“音”。“言”、“音”二字亦声转可通。《甲骨文字释林·释言》说：“言与音初本同名，后世以用各有当，遂分化为二。周代古文字，‘言’与‘音’之互作常见（详吴大征说文古籀补三·三，罗振玉增考中五九，郭沫若甲研释龠言）。先秦典籍亦有‘言’、‘音’通用者，例如：《墨子·非乐上》之‘黄言孔章’即‘簧音孔章’；《吕览·顺说》之‘而（读“如”）言之与响’，即‘如音之与乡’，又《听言》之‘其与人穀言也’，《庄子·齐物论》‘穀言’，作‘穀音’（以上详《诸子新证》）。《甲骨文》之‘言其出疒’（掇三三五），‘中疒言’（后下一·三），二‘言’字应读作‘音’。‘音其中疒’与‘中疒音’，指喉音之将嘶哑言之。”可证。《管子·五行篇》所谓“大扬惠言”，郭沫若集校亦谓其“犹《诗》言、‘德音孔昭’也，”惟彼谓“言，殆‘音’字之误”非是。其“言乃借字，非误也。”《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所载“肾风病”之“壅害于言”句，亦即“壅遏于音”也。是“言”字可读为“音”字无疑。此篇内容所讨论者正是“无音”之候：“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原闻其方。少师答曰：……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是此篇题名“忧恚无言”即谓“忧恚无音”也。惟少师所答乃“寒客会厌而言无音”，非“忧恚”所至之“无音”也，其故安在？尚待进一步考究之。再如《伤寒论》第12条有“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句，《伤寒论》注家谓无风亦恶寒者为恶寒；

有风而恶者，为恶风，借此以详“伤寒”、“中风”之辨。其实辨“伤寒”与“中风”之最大关键，在于无汗、自汗，至于恶风寒之轻重，仅属辩证之参考因素，故第12条桂枝汤证“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并提。第164条“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先解表……解表宜桂枝汤”。第3条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名为伤寒”，而第35条则曰：“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筋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可见仲景于“伤寒”、“中风”二证，每多“恶风”、“恶寒”互称，故不必强解“啬啬”者为恶寒，“淅淅”者为“恶风”。李今庸教授考证啬啬、淅淅，均有“洒洒”之义，为恶寒貌，是文字虽异，而文义相同，可谓一语破的。读者每读此书《古医书研究》，大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读者如此，而作者之艰辛，则难以言表。如“如狂、发狂”考义一篇，字数不过千余，而被稽考之文献如《说文》、《广雅》、《楚辞》等，共十四部，凡十九篇。若无甘守寂寞，求真务实精神，谁能为之。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他研究发表了诸如“析疑”、“揭疑”、“考释”、“考义”类文章200多篇，大部分收录在他的《古医书研究》中。另有《读古医书随笔》。

李今庸教授创立的以治经法研究整理古典医籍，在中医药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医药文献学提供了一套极具价值的实用研究方法，特别是通过这种方法研究的中医药学之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在对疾病的治疗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有专家曾在中医杂志刊物上撰文赞誉：“此书（《古医书研究》）对临床工作，尤有指导意义，有时虽一字之考证，而临床之际，判若霄壤。”并举二例病患治验的亲身体会，以说明其学术价值。一例肺病患者治验：根据李今庸教授《金匮要略》“肺癰”考义一篇，斟今酌古，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充分论证“肺癰”当包括“肺痈（脓疡）”与“肺壅”（脉为痰饮水气所壅滞）二病，而葶苈大枣泻肺汤为治“肺壅”之要方，不得用以通治“肺痈”之研究结论，采取针对“肺痈”的正确治疗，取得疗效。二例病患水疝（睾丸精索鞘膜积液）的治验：再次根据李今庸教授《灵枢·刺节真邪》“乃下留于睪”考义一篇，详考《黄帝内经》之“睪”字，并与其他古书参酌，得出结论，此字有确指睪丸者，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之“腰脊控睪而痛”等是其例，前述《灵枢·刺节真邪》之“睪”字，若训为睪丸，则于医理不通，盖以此病，不在睪丸，而在阴囊。“睪”，古字通“囊”，若将“睪”训为“阴囊”，则不仅证据充分，而且医理通达。笔者以此分析病人之病情，以具体情况，施以正确的治疗，使病痊愈。

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162篇论文中，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医学成就，基于这种思想，李今庸教授首先提出了“楚医学”的概念。他认为楚医学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从楚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大量的古文献资料为佐证，对楚医学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他还打算将多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运用古文字学中的甲骨文之研究成果来研究中医药古典著作。

2. 归类研究整理法

中医药学古籍浩繁复杂，许多埋藏在中医药学古籍中的重大医学理论无章无系，而散见于各医籍各篇之中，使阅读者往往有究尾遗首，究首遗尾之虑，难以窥其全貌，更

难以正确理解。李今庸教授在研究整理古典医籍时，首先将重要内容一一摘录，勿使遗漏。然后将相关内容收集荟萃，分门别类，最后根据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每一专题内容进行认真地比较分析，谨慎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晦者明之，伪者辨之，思之考之，引出新义新理，并笔之以为文。形成首尾相联系，前后相呼应的系列中医药理论学术专题。其内容几乎涉及中医药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些专题既有发陈，更有创新，使人们读后对中医药学中的一些理论有了一个系统而清晰的认识。且李今庸教授运用的这一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献学上的补苴罅漏，发掘整理，研究提高，实往往事半功倍，解决了许多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中医基本理论学术问题。同时，它也彰显出了中医药学真正的科学价值。这不仅有益于当代，也实有功于后世。

由于李今庸教授在中医古籍研究中做出的成就，使他能够以权威的身份多次参加中央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重点古医籍之审稿定稿工作，如早在1978—1980年，即被特邀参加中央卫生部重点科研项目《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灵枢经校释》、《难经校释》、《针灸甲乙经校释》、《脉经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针灸大成校释》等七部古医书的集体审稿定稿工作。

《读古医书札记》，主要收录了李今庸教授在历年间于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古典医籍的考释、考义类文章。涉及的典籍文献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甲乙经》、《太素》、《伤寒论》、《金匱要略》、《马王堆汉墓医书》、《史记》等。从该书文章内容中能够体会到作者具有的多学科知识和研究中医学深厚功底。该书可作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及爱好者的参考用书及优质读物。

湖北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室 李琳

2014年10月

目 录

前言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1)
一、《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上限	(1)
二、《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下限	(3)
三、《黄帝内经》的成书地点	(4)
《素问》“运气七篇”成书年代考	(7)
一、“运气七篇”成书的时间上限	(7)
二、“运气七篇”成书的时间下限	(8)
三、结语	(8)
试论《黄帝素问直解》	(9)
《素问》“女子七七”、“男子八八”解	(12)
《素问》“乳子”词义考辨	(14)
《素问》析疑四则	(16)
《素问》析疑三则	(20)
《素问》析疑二则	(24)
《素问》解疑三则	(26)
《灵枢经》析疑四则	(30)
《灵枢经》析疑三则	(35)
《内经》析疑三则	(39)
《黄帝内经》揭疑三则	(42)
读《黄帝内经》札记（一）	(46)
1. 人将失之耶	(46)
2. 不知持满	(46)
3. 逆於生乐	(47)
4. 不肖	(47)
5. 恶气不发	(48)
6.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48)
7. 藏精而起亟也	(48)
读《黄帝内经》札记（二）	(50)
1. 天明 冒明	(50)
2. 云雾不精 白露	(50)

3. 阴阳者气血之男女也	(51)
4. 温之以气	(51)
5. 其治宜灸炳	(52)
6. 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	(52)
读《黄帝内经》札记(三)	(53)
1. 凡相五色之奇脉	(53)
2. 必齐毒药攻其中	(53)
3. 胃疸	(53)
4. 无虚无实	(54)
5. 日应九变	(54)
6. 察其以	(54)
7. 卫出于下焦	(55)
8. 余闻阴阳之人何如	(55)
读《黄帝内经》札记(四)	(56)
1. 脉至如喘	(56)
2. 桂心	(56)
3. 循胫上臑	(56)
4. 茎垂者	(57)
5. 筋急则引卵与舌	(57)
6. 戴眼 绝汗	(57)
读《黄帝内经》札记(五)	(59)
1. 膏之原 育之原	(59)
2. 其支者	(60)
3. 丈夫痲疝	(60)
4. 筋痿颈肿	(61)
读《黄帝内经》札记(六)	(62)
1. 心系急则气道约	(62)
2. 津液布扬	(62)
3. 人有三百六十节	(63)
4. 肺主涕	(64)
读《黄帝内经》札记(七)	(66)
1. 天年	(66)
2. 鼓胀有二	(66)
3. 血枯	(67)
4. 二阳之病发心脾	(68)
5. 息积	(68)
6. 脾痺消渴	(69)

读《黄帝内经》札记（八）	（70）
1. 春秋皆度百岁	（70）
2. 清阳发腠理	（70）
3. 安卧者黄疸	（71）
4. 烦满	（72）
读《黄帝内经》札记（九）	（73）
1. 合篡间，绕篡后	（73）
2. 言上工相五色于目	（73）
3. 两神相搏	（74）
4. 传为柔痊	（74）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	（76）
1. 脾脉……濡甚为肠瘕	（76）
2. 实则鼫室 虚则鼫衄	（77）
3. 目瘳脉痛	（77）
4. 则为乃痿厥心惋	（78）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一）	（79）
1. 肾气独沈	（79）
2. 浮而散者为眴仆	（79）
3. 心脉满大，癪瘕筋挛	（80）
4. 人生而有病巛疾者	（81）
5. 先饮利药	（82）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二）	（83）
1. 瘕瘕 癪瘕 瞶瘕	（83）
2. 唏然时寒	（84）
3. 心肠痛 是蚘蛭也	（84）
4.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九曰热而痊者，死。腰折，瘕瘕，齿噤齟也	（84）
5. 闷膻	（85）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三）	（86）
1. 至如礞礞，薄为肠澼	（86）
2. 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87）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四）	（89）
1. 肝者，罢极之本	（89）
2. 先淅然厥起毫毛	（89）
3. 荣气虚，卫气实也	（90）
4. 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	（91）
5. 宜石而泻之	（91）
读《黄帝内经》札记（十五）	（93）

1. 两神相搏	(93)
2. 苍天之气清净	(93)
3. 传为衄衄瞑目	(94)
《难经》成书年代考	(96)
《难经》析疑一则	(98)
《甲乙经》析疑五则	(99)
1. 析疑一	(99)
2. 析疑二	(99)
3. 析疑三	(100)
4. 析疑四	(100)
5. 析疑五	(101)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的三点商榷	(102)
1. “瘞”字校改之误	(102)
2. “咳，溲血，形肉脱，脉喘”之逆	(102)
3. 面胗庞然而加“腫”字误	(103)
《黄帝内经太素》析疑四则	(104)
1. 主痼痼及瘞	(104)
2. 九竅在腰尻分间	(104)
3. 居阴之脉	(105)
4. 风瘞身反折	(105)
《伤寒杂病论集》质疑	(107)
对《伤寒论》相关讲义若干问题的看法	(109)
《伤寒论》断句一则	(116)
《伤寒论》析疑二则	(117)
读《伤寒论》札记二则	(120)
一、不能语言	(120)
二、却治其厥	(121)
仲景书《伤寒论》析疑一则	(122)
遍查《伤寒论》无“人葭”	(123)
《伤寒论》劳復与食復	(124)
论《金匱要略》一书的形成	(125)
《金匱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篇”之我见	(128)
我对《金匱要略》“妇人怀娠腹中疝痛当归芍药散主之”一条的见解	(130)
我对“甘草粉蜜汤”中是什么“粉”的看法	(133)
《金匱要略》析疑三则	(137)
仲景书《金匱要略》析疑二则	(141)
一、身体魁羸	(141)

二、《外台》桔梗白散	(142)
《金匱要略》中的“白汗”及其断句解	(144)
桂枝芍药知母汤证中的“魁羸”“魁羸”“厖羸”	(146)
一、魁羸	(146)
二、魁羸	(146)
三、厖羸	(146)
读《金匱要略校注》后	(148)
三国时代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考	(153)
一、《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上限考	(153)
二、《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下限考	(154)
三、结论	(154)
《神农本草经》药名新诂二则	(156)
一、“彼子”考	(156)
二、“苦菜”考	(157)
读《神农本草经》札记	(159)
1. 死肌	(159)
2. 石鍾乳	(160)
3. 血瘕	(160)
4. 淋闭	(161)
5. 癰疽	(161)
6. 色青翳 热利下重	(162)
7. 商陆	(162)
医学随笔三则	(164)
一、释“寃”	(164)
二、“天雄散”考	(165)
三、“侍羸”疏	(166)
中国古代病证名词考	(168)
读史小识——“脉”字之义当训为“诊”说	(171)
《史记》仓公火齐汤考	(172)
中国古代“熨斗疗法”稽考	(173)
“瘞”非“瘞”的俗体字	(176)
考“寃”	(178)
“寃”“寃”有别，“𦘒”“瘕”相通	(180)
1. “寃”“寃”有别	(180)
2. “𦘒”“瘕”相通	(180)
“尻”、“尻”义考	(182)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考

《黄帝内经》一书，一般学者认为它包括现在流传的《素问》和《灵枢》两部书在内。为了弄清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背景，弄清我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及成书地点加以稽考。以前，人们总是说《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这种笼统的说法，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诚然，现存《黄帝内经》的内容，不是一个时间的产物，如《灵枢·阴阳系日月》、《素问·脉解篇》等就是西汉太初以后的作品，所谓《素问》“运气七篇”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就是东汉建武以后的作品，但在这些内容还未补上去以前，我认为《黄帝内经》已经是以一部《黄帝内经》的形式而存在，它一出世就具备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并不是补充上去了这些内容才成书的，也不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各种医学小册子被人一天把它合在一起成书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内容来考证它的成书年代和成书地点。

《黄帝内经》成书的确凿年代现在是无法考证的。然我们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查出它成书的大致时间来。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后期，成书地点可能在秦国。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上限

(一)《素问·著至教论》说，“足以治群僚，不足至（治）侯王”，《素问·疏五过论》说，“封君败伤，及欲侯王”，考“侯王”一词，亦见于《老子》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七章，当是战国期间诸侯王出现以后的事情。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过：“此书（指《素问》）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

(二)《素问·疏五过论》中论述了“脱营”和“失精”之证，记载了“封君败伤”，“暴乐暴苦，始乐后苦”，“故贵脱势”，“始富后贫”等，这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一种反映，当和上面“失侯王”之事紧密相联在一起。正因为“失侯王”，“封君败伤”，“故贵脱势”，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就“始富”而“后贫”，因而导致情志上的“始乐”而“后苦”。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急剧降落，情志久久怫郁不解，从而发生“脱营”，“失精”之证。“脱营”，“失精”之证被总结出来而反映在《黄帝内经》里，表明当时不少人患此病证，也说明这是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

(三)《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当时的许多人都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以致其年“半百而衰”，这正是社会变革时期没落阶级悲观失望以享乐自慰的一种思想反映，《史记·魏公子列传》所载：信陵君魏公子无忌“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人，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就是其例。

(四)《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这里以一个国王的语气而讲到“收其租税”，显然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在全国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才有的事。

(五)《黄帝内经》中使用了“将军”一词，《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考“将军”之词，始于战国，《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司马贞索隐说：“……遂以‘将军’为官名。故《尸子》曰：‘十万之师，无将军则乱’，六国时有其官。”

(六)《黄帝内经》认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精”，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若精气充足和畅流，就轻劲多力；反之，精气消绝，就要失去生命活动而死亡。然古代“精气学说”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学派倡导的，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原作“此”，误，今改）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见《管子·内业》。据《十批判书》谓此篇乃宋、尹学派作品），提出了具有流动性质的细微物质的精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本要素。《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篇》认为“这一派的唯物主义学说，和当时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

(七)《灵枢·玉版》记载：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这里“不仁”一词的含义，和后面《灵枢·刺节真邪》中“卫气不行，则为不仁”、《素问·痹论》中“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的“肌肤不知寒热痛痒”的“不仁”一词是不同的。这是一种“仁术”思想的反映。这种所谓“仁术”思想，是我国战国时期孟轲倡导的，孟轲在《孟子·梁惠王上》说过：“……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表明了《黄帝内经》受到孟轲“仁术”思想的影响。

(八)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它是我国古代的两个不同的哲学派别。根据《史记》中“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和“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的记载，说明是齐国稷下学宫的邹衍才把二者合为一家的，然在《黄帝内经》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普遍是被合用的，并且阴阳五行还和精气学说连在一起使用而合成一家了。

(九)《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邪气之中人也高”（原作“高也”，误，今据《太素·邪中》文改），《灵枢·官能》说：“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之留于阳也久”等等，皆为战国后期的文句，观《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墨辨》所载“《经说》上下篇，墨子后学所作。……作者时代，以篇中文句学说考之，似在墨子后百有余年。……《经说》下篇‘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句，为‘之’字倒装句，与《大取篇》‘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句法同”，而“《大取》一篇……若以其论辨入微足之，或在《经说》作者之后